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鑑卷七十一

宋　呂祖謙　編

表

明州謝到任表　　蔡肇

失職之誅尚容自劾非常之寵更以曲加弗獲固辭具嚴名訓叨塵特甚感涕難勝臣聞人有能有不能聖主量材而受職仕或去或不去人臣秉義以事君儻已試

而可知敢懷安而自止雖君父保全之恩厚不汝瑕疵顧國人可否之論公有靦面目伏念臣昨繇省户擢置詞垣盡出聖神獨斷之明本無左右游談之助然名過其實者殆用非所習則窮況逢聖治之日新竊仰睿文之天縱咸池張洞庭之野海鳥炫驚秋水灌涯涘之間波臣自蕩莫知攸濟宜厚厥懲敢期全度之恩更溢襃嘉之典既聯法從仍畀名城恭惟皇帝陛下如天覆臨以生以遂薄海内外悉主悉臣眷甌粤之偏陬控東南

之美浸鰐蛟瘴霧之所蟠鬱夷隷舸船之所往來方旋反於使軺將嗣修於貢職謂宜推擇以重拊循而臣結約無奇間闗少與徙谿潭之醜類素乏雄文羸賈客之購金初無佳句矧今郡國守令之政具存典謨訓誥之書奉以周旋雖不能識其大者求之度數庶幾或推而行之有以及民是為報國

代范德儒謝户部表

邊部終更王庭當覲亟承天寵遽寘地官靜以省躬忸

於就列臣降才蹇淺志學顓蒙早遇盛時薦膺煩使饋糧千里嘗絶漠以知難勤戍六年屬黠羌之未諭俯思前訓敢妄覬於功名仰奉睿謀務久寧於封略僅逃餘責竊願投閑惟邦計之實繁須賢勞而共濟乃容踈遠誤被選掄臣早預縉紳特緣承冐朝廷不掩其遺直兄弟相戒以盡忠豈謂馴致髙華迭居要劇征西合符而相代省户接軫而並游衆謂榮觀臣知非據陛下天鈞覆育聖鑑清明政在節財方且度縣官之用人無求備

固將官臣庶之能當勤早夜之思庶有毫銖之補

謝昭雪表

投畀讒人已悟告言之妄蠲除詔令更申論坐之寃沒而有知死且不朽竊以前世論事下敢告之章法家原情著反坐之律未聞私書謬悠之謗可致公朝夷滅之刑繄彼無良遘為不令因黨友之尺牘形閭巷之有辭引鷹揚尚父之言誦髙貴鄉公之語靡慙嗤鄙惟幸詆誣既内憮於不根又陰虛於後患禱其付火固絶意於

上聞託以屏人復何施於參驗不攻自破欲葢而彰巧誰謂其如簧市共知於無虎雖毀者挾怨必以惡聲而小人乘危遂為竒貨密騰舊札歷遺衆仇險不啻於山川食無餘於犬蟲逮從吏訊幾誤國章意所株連人以股栗浩有漂山之勢岌如累卵之危頼先帝照矚之明察權臣吞噬之患特迂清問少緩嚴科然而先臣諸孤終以屏廢闔門百口益復幽囚禦瘴癘者十喪隷臣妾者三嵗無罪且至於如此大戮亦何以復加令上聖之

龍飛破羣疑而氷釋譴累所逮訴告必申悼前日之禍機嗟何可及掛有司之罪籍名或未除用再瀝於肺肝敢上塵於旒扆理無難者宜靡悼於改為事已灼然遂悉從於釐正此葢皇帝陛下乾行以健離麗而明體大舜堲讒之方廣有唐辨謗之略孤忠素節事已白於九原弱子幼孫誓各堅於一死微生何筭洪造難酬

謝吏部侍郎表

代言西掖己昌至榮列職中臺更塵高選拜恩優渥撫

己兢慙中謝竊以六典治邦周重天官之任三銓綜吏唐推文部之權洪惟神考之正名肇復先王之成憲迄至今日益昭聖功宜得真材以貳選事而臣猥從廢斥特降哀矜俄擢寘於近班獲預聞於機要事陛下有如上帝敢萌一念之欺仰陛下何啻高山終乏纖埃之補未正空飡之責遽叨越處之陞靜言思之可謂幸矣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孝隆繼志道廣用中欲多士之無朋故孤立者與進欲四方之不擾故愚守者並容爰舉斯

心祇俾厥序臣敢不激昂遭遇飭厲猷為念此餘生實
聖神之再造誓殫綿力稱寵禄之無私

謝復官表

鄒浩

萬里投荒豈生還之敢望九重獨斷俄意外以蒙恩感
激哀憐縱横涕淚伏念臣最為固陋全昧幾微有言輙
至於妄陳雖死不足以塞責上賴聖人之救物特寛司
寇之嚴刑但復竄於遐方始使省其徃咎惟昭潭之可
畏與新州而不殊形影自隨朝夕難保昏昏瘴霧信為

提耳之師兀兀愁居因得致身之道惟忠惟孝無古無今命雖甚於垂絲心已期於結草不謂僅存之瘦骨忽還將絶之驚魂既獲免於拘攣遂亟諧於定省名𦋐罪籍品復文階在攰拭之非常皆覬覦之莫及此葢伏遇皇帝陛下道彌天覆徳盛春生十齡光御於丕圖萬物率由於和氣紹隆先烈坐撫太平曲回進日之明旁燭戴盆之下謂裕陵長育賜之第而除教官謂哲宗保全矜其愚而屈常法召從五嶺之表端遇六龍之飛擢于

不次之中曾是惟新之數肆令甄敘俯及孤危臣敢不因險阻艱難之備嘗念身體髮膚之再造益堅夙志遥瞻北極之尊長與老親共祝南山之壽精誠所貫高厚便知

代范忠宣公遺表　李之儀

臣聞生則有涯難逃定數死之將至願畢餘忠輒留垂盡之期仰瀆葢高之聽中謝伏念臣賦性拙直稟生艱危忠義雖得之家傳利害率同於人欲未始苟作以干

譽不敢患失以營私葢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粤自治平擢爲御史繼逢神考進列諫垣荏苒五十二年首尾四十六任分符擁節持槖守邊晚叨宥密之求再席鈞衡之寄遇事輒發曾不顧身因時有爲止欲及物固知盈滿之當戒弗思禍釁之陰乘萬里風濤僅脫江魚之壑四年瘴癘幾從山鬼之遊忽遭睿聖之臨朝首圖纖介之舊物復官畀地遣使宣恩而臣自己不明無復仰瞻於聖

日身猶可免或能親奉於堯言豈事理之能諧果神明

之見嗇未獲九重之入覲卒然四體之不隨空懃田畝

之還上負乾坤之造猶且强親藥石貪戀歲時儻粗釋

於沈迷或稍紓於報効今則膏肓已逼氣息僅存泉路

非遥聖時永隔恐叩閽之靡及雖結草以何為是以假

漏偷生刳心瀝懇庶皇慈之俯鑒亮愚意之無他臣若

不言死有餘恨伏望皇帝陛下清心寡欲約己便民達

孝道於精微擴仁心於廣遠深絶朋黨之論詳察邪正

之歸搜抉幽隠以盡人材屏斥竒巧以厚風俗愛惜生
靈而無輕議邉事包容狂直而無易逐言官若宣仁之
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本權臣務快其私忿非
泰陵實謂之當然以至未究流人之徃愆悉以聖恩而
特叙尚使存沒猶汚瑕疵又安得未解疆場之嚴禁空
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凡此數端願留聖念無
令後患常軫淵衷臣所重者陛下上聖之資臣所愛者
宗社無疆之業苟斯言之可采則雖死而猶生淚盡詞

窮形留神逝

通州自便謝表　　陳瓘

恩猶獨斷澤被孤忠刑部之執守雖堅天子之福威無壅乃公朝之盛事豈小己之私榮恭叙感悰仰黷高聽中謝伏念臣昨蒙善貸賜以生還萍跡孤睽久寄食於異縣蓽門幹蠱常委事於長男所營不足以藩身其出每緣於餬口去庭闈者累月聞道路之一言耳受而輙行親危而不顧縁帥司深疾其生事故傳者多指為病

狂萬口嗷嗷兩路詾詾狐突教子素存不二之風曾參殺人寧免至三之惑事既匿而難曉時浸久而益疑制所深嚴就逮於洪仁之外獄辭平允閲實於片言之中矜其無罪之可書許以還家而自便出圜扉而涕感瞻魏闕而神留尋沐寛恩移置近地海島萬里不如無子之無憂淮壖一身彌覺有生之有患擢髪不足以數臣之罪瀝血不足以寫臣之心羔羊之性自公犬馬之情愛主忘身徇國初無係恡之私抱疾呼天惟恃精誠之

格忽因詔諭特免拘維此葢伏遇皇帝陛下堯大幷容舜明洞照人人皆使之得所事事惟恐其有偏繼志用神考之心應天以格王之實舊獘若氷之將釋新慶如川之方流家國平康內外交泰遂使赦令昔阻隔而今行士有宿愆姑棄置而終宥全家荷德無路酬恩螻蟻之力至微但知恭順蒲柳之身已老尚可糜捐望雖隔於戴盆向敢忘於傾藿

進四明尊堯集表　陳瓘

臣竊以猷畝愛君精誠雖至芻蕘議政迂濶難行葵向不習而常傾芹陋敢期於得獻獨因睿斷許貢危衷中謝伏念臣糞土下材犬馬賤質數罪固多於擢髪舍生無意於兼魚初欲糜捐終難緘默因續前言之緒聊輸垂絶之忠非敢有善善惡惡之辭但欲明尊尊卑卑之義此螻蟻所能知也在縉紳安可藐然八十卷之私書奪此與彼十九年之懿績可從而違陛下於繼述之初首辨明於兹事徽臣持將順之志在流竄而靡忘鋪張

痛詆之言偏類厚誣之語初謂熈寧之輔不媿有商之臣於成湯敢肆厥欺疑安石有所忍及究觀於綴筆始粗見其游辭因思大典之久誣益顧忘軀而徃訴合浦十論申舊疏之餘言四明八門撮其要於一序實欲彰火德之盛不敢畏王氏之强寧碎首於邦誅忍謾心於國是彼效尤於徃轍亦茍逞於陳編難以縷闢略舉綱要謂藝祖濫誅無罪謂真宗矯誣上天訕薄裕陵攘奪先美以託訓爲箝口之術以歸過爲自譽之媒但矜

詆訾之極工罔顧威靈之如在幾乎罵矣豈不痛哉讀其書寧忍終篇稽其文可為流涕代言之筆盡目其徒為儒宗首善之宫肇塑其形為坐像禮官舞辭而行諂吏書獻佞而請觀光乎仲尼乃子雱聖父之贊比諸孔子實卞等輕君之情彼衰周之僻王棄真儒之將聖當時不得配太廟之饗後世所以廣上下之詞今比安石為欽王之臣則方神考為何代之主又况一人幸學列辟班隨至尊拜伏於爐前故臣驕居而坐視百官氣鬱

多士心寒自有華夏以來無此悖倒之禮神考之再相安石始終不過乎九年安石之屏迹金陵棄置不召者十載八字威加於鄧綰萬幾獨運於元豐豈可於善述之時忽崇此不遜之象因攘先朝三舍之法遂費今日千倍之財人材之可擢不殊國用之添費徒廣浸吾民之膏血增彼像之精神美成其私怨集於國陸贄設枝顛之喻承業以財盡為憂忠哉古人愛君之誠異乎今日養士之意又况臨川之所學不以春秋為可行謂天

子有北面之儀謂君臣有秩賔之禮禮儀如此名分若何此乃衰世侮君之非豈是先王訪道之法贑川舊學記刋於四紀之前辟水新雕像成於一揖之手唱如聲召應若響隨使王氏浸至於强梁乃元祐助發其氣燄昔宣仁權同之際謂介甫節行甚髙宜增崇官仍加美謚司馬光書之於簡吕公著行之於朝不以稽獎為心徒發鎮浮之議論安石者重加黜責欺神考者略不誰何遂至於滋蔓而難圖豈非由偏助之太過雖當時未

見誣史而先朝自有聖批恬不奉行養成乖悖蒙蔽裕
陵之衆美眩燿中山之一書四輔之行謀畫本生於日
録三衛之設規模初定於新經密密乎鄧蹇之安排草
草乎京攄之傳授考其音聲則麄唱而壎和譬諸手足
則左弱而右强凝如氷山烈若原火愚公老矣益堅平
險之心精衛眇然未捨填波之願殁而後已志不可渝
望雖隅於戴盆夢不忘於馳闕丹誠上格天語遥詢要
觀尊主之恭緩議奸時之罪淵氷在念臯礫寧逃恭惟

皇帝陛下天大普容日明徧照覽熈豐記勳之史倣虞夏採詩之官咨輿議於多方澄私書之百毀舜纂堯緒孜孜乎善繼之勤武廣文聲斤斤乎丕承之美兹所謂一人之慶可以得萬國之歡凡有識知孰不將順天地尊卑之已定首足上下之宜分孔志在乎春秋漢律嚴於名分戴上者皆知此義尊堯者豈獨臣書燕馬以市骨為先鸑驥者必將來矣鄭校决防川之壅有舌者其忍默乎臣命可危衆口難遏伏望皇帝陛下念臣役志

於享上憫臣積禍於敢恭以尺朽之廢材貢一得之愚
慮言多妄發事則有稽宣宗當紹憲之時寧容德裕之
奪語武帝以述景為事忍視馬遷之短辭父子至情古
今一揆不懲謗史之罪則何以謝過於宗廟不毀坐像
之悖則何以示順於華夷國是方强勢難遽改大器至
重要在深思庶乎苗莠之分始於冠屨之辨至美成於
剛健大患生乎因循儒宗數人自是一家之說聖主獨
斷乃為我宋之休天心篤愛之甚明人情企想而有待

解神考在天之怒成聖主奉先之仁克果斷於蔡方人將大覺善光揚於堯績上可無為於一顰一笑之中成允文允武之事臣將獻駿惠太平之頌豈特進狂簡不裁之書胸臆無奇但盡恭於文武筋骸已憊當致命於君親仰酬再造之恩退聽一成之議闔門待盡殞首知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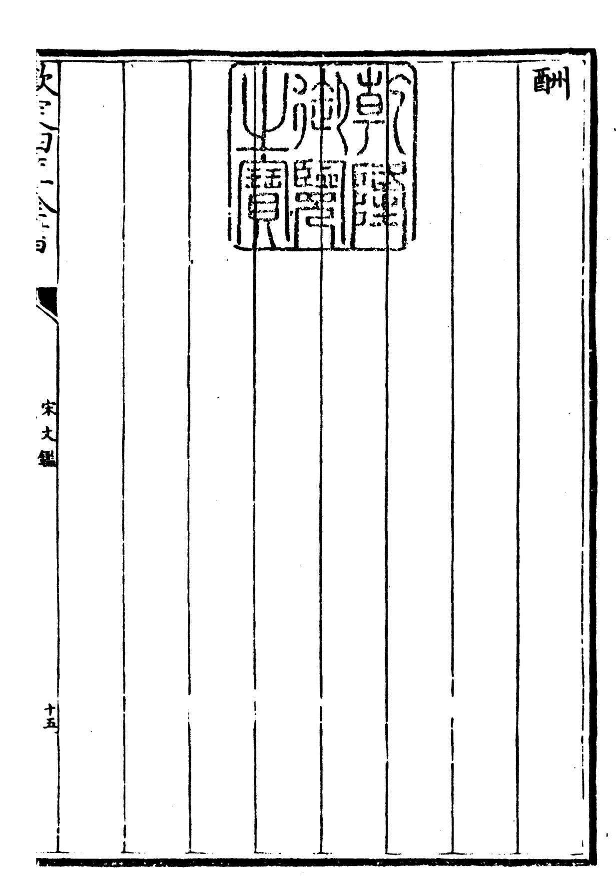
台州羈管謝表　陳瓘

奉聖旨陳瓘自撰尊堯集語言無緒盡係詆誣不行毀

棄送與張商英意要行用特勒停送台州覊管令本州
當職官常切覺察不得放出州城月具存在申尚書省
臣即時望闕謝恩發離本家水陸兼行不敢住滯今於
十一月初十日巳時台州城内者畎畒之志一書可通
芻蕘之言萬里不隔集羣辭而上達遭一覽以為榮竄
路雖遥陳情已畢中謝伏念臣材如糞土身若梗蓬非
敢以著書為能所陳者戴君之義知詆誣之不可志在
尊堯豈行用之敢私心唯助舜語言無緒議論至迂獨

歸美於先猷遂大違於國是不行毀棄有誤咨詢虛消十載之光陰靡恤一門之溝壑果煩揆路特逮刑章若非恃庇於九重安得延齡於再造由淮入浙自通至台怒濤雖阻於重江毒瘴幸殊於五嶺尚留頂踵獨賴君親此葢伏遇皇帝陛下天大並容日明洞照以至慈而善貸推觀過之深仁憫此顛隮欲其存在以身償怨螻蟻之命至微狥國捐生犬馬之心未替夢馳丹闕目想清光重干擢髮之誅徒鬱戴盆之望餘生易捨大德難

酬



宋文鑑卷七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鑑卷七十二至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楊遐齡

宋文鑑卷七十二

宋　呂祖謙　編

牋

對皇太子問政牋　　李至

伏奉手書猥賜下問夙夜尋繹喜與憂并何則至常人也識不足以經遠學不足以待問才不足以幹事智不足以周身而殿下目之為碩儒曰可以發蒙號之為端

士曰可以延譽得不憂乎殿下忠孝之道貫於神明溫文之德彰於天下而猶虛懐訪問思所以分君父之憂以元元為念且曰一夫或致於向隅千里將疲於觀政此乃聖上有浸漬生靈之澤感動天地之德致使殿下興言及此實社稷之福而億兆之幸得不善乎然則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若夫自古太子養德東宮不親外事唯問安侍膳而已固亦宜哉而黔庶之疾苦稼穡之艱難素所未覩自非生知之異天誘其衷莫得而知矣噫

事有背經而合道時有適變而從宜是以五帝三王不相沿襲聖上知其然由是以浩穰之務獨命殿下總其綱要而躬決焉殿下復能欽若聖訓率由舊章馭吏民必以誠待參佐必以禮慎命令必以簡察獄訟必以情恤鰥寡必以仁抑豪猾必以法杜讒佞必以正絶邪僻必以道有一於此猶為善政况兼是數者乎而猶曰奉車苟賜於司南為政何慙於拱北不亦過謙乎然則至雖不斂竊嘗讀易見羣爻稍過必有悔吝惟謙象獨亡

是知謙之時義大矣哉願殿下守之而已勉之而已如此則何正言不入何正道不行若正言入而正道行則生民不泰未之有也政化不洽亦未之有也輒因問及輕肆狂瞽僭易之罪安敢逃焉

箴

大寶箴　陳彭年

二儀之内最靈者人生民之中至大者君民既可畏天亦無親所輔者德所歸者仁恭已臨下輝光益新載籍

斯在謀猷備陳内綏萬國外撫百蠻治亂所始言動之
間觀之則易處之甚難由是先哲喻彼投艱苟能慮未
乃可防閑審求逆耳無惡犯顔既庶而富教化乃施慈
儉之政富庶之基鰥寡孤獨人之所悲發號施令宜先
及之黄髮鮐背心實多知左右侍從何莫於兹譫言百
辟咸代天工儻無虚授可建大中克彰謹柬惟藉至公
知人則哲視遠則聰才固難備道亦少同葑菲罔捨杞
梓乃克不扶自直惟蓬在麻非揀莫見唯金在沙參備

顧問必辨忠邪獻替以正裨益無涯自區草澤亦有國華訪此髦士可拒朋家三章之立庶民作程欽哉欽哉可以措刑七代之建寇孽是平本仁本義可以弭兵是謂齊禮亦曰好生有教無類自誠而明宗廟社稷饗之以恭宮室苑囿誡之在豐春蒐秋獮不廢三農擊石拊石用格神宗使人以悅乃克成功治國以政罔或不從濟濟多士用之有光硜硜小器謀之弗臧忠言致益豈讓膏粱六藝為樂寧後笙簧任賢弗貳堯所以昌改過

不恪湯所以王六合至廣萬彙攸多風俗靡一嗜慾相摩如馭朽索若防決河左契斯執六轡遂和導之以德民免嬰羅不懈於位俗乃偃戈先王之訓罔不咸然吾君之治亦取斯焉小心翼翼終日乾乾三靈降鑒百祿無愆由兹率土永戴先天巍巍洪業億萬斯年

用材箴　　田錫

天運四時地生萬類以覆以載各得其位天地猶爾人胡求備堯以仁化舜以孝理稷專播穀禹務導水聖賢

猶然人胡求全是以有才者不必有德有德者不必有言與人結交能護其短掩短録長交即悠遠任人之職能從其長録長掩短邦實阜昌無好之則忘其不肖無惡之則忘其允臧執心至公取其所彊馬或奔踶乃致千里士有跅弛可任以事一善可稱則勿求具美然後會衆善以湓庶官民實攸曁

文箴　　孫何

堯制舜度縣今亘古周作孔述炳星煥日是曰六經為

世權衡萬象森羅五常混并游夏之徒得麤喪精空傳其道無所發明後賢誰嗣惟軻洎卿仁門義與我有典刑聖人觀之猶足化成嬴侯劉帝屈指西京仲舒賈誼名實絶異相如子長才智非常較其工拙互有否臧揚雄歘焉刷翼孫翔可師數子擅父之場東漢而下寂無雄霸亹亹建安格力猶完當途之後文失其官家攘往跡户掠陳言陵夷怠惰至于江左輕淺淫麗迭相唱和聖心經體盡墜于地千詞一語萬指一意縫煙綴雲圖

山畫水駢枝儷葉顛首倒尾治亂不分興亡不紀齊頓梁絶陳傾隋圮爽奕奕李唐木鐸再揚文之紀綱斷而更張鉅手魁筆磊落相望凌轢百代直趨三王續典紹謨韓領其徒還雅歸頌杜統其衆士德既衰文復喧卑制誥之俗儕于四六風什之訛隣于謳歌懷經囊史孰遏頹波出入五代兵戈不稱天佑斯文起我大君蒲帛詔聘鴻碩紛綸邪返而正漓澄而淳凡百儒林宜師帝心語思其工意思其深勿聽淫哇喪其雅音勿視彩飾亡

其正色力樹古風坐臻皇極無俾唐文獨稱往昔賤臣

司箴敢告執策

省分箴　　王　隨

夕晦晝明乾動坤靜物稟乎性人賦於命貴賤賢愚壽

夭衰盛諒夫自然冥數潛定蔥生數寸松高百尺水潤

火炎輪曲轅直或金或錫或玉或石荼苦薺甘烏黔鷺

白性不可易體不可移揠苗則悴續鳬乃悲巢者罔穴

泳者寧馳竹柏寒茂桐柳秋衰闕里泣麟傅巖肖象馮

衍空歸千秋驟相健羨勿用止足可尚處順安時吉祿長享

畏言箴　　劉敞

吾甚畏言言可畏也而不能默然吾言悃悃倡而後和人猶以為過吾言繩譽而不訾人猶以為非非吾言之畏維人之多忌非吾之不能默然而人實多言若是者其止乎其已乎其勿問而唯乎譬之於物其為石不為水乎水之滔滔往而不來有陷而淵有壅而洄有激而

在山椒曰水哉水哉

讓箴

劉敞

資政富公始讓樞密直學士又讓翰林學士又讓樞密副使凡三讓所讓益尊所守益堅粲然有古人之遺風故作讓箴以矯世礪俗云

讓如何其讓非為名欲先信吾道於天下氓讓如何其讓非為利欲天下之人咸信吾義世有常患患其欲速枉尺直尋卒附于辱世有常患患其在得辭小受大卒

没于直公皆咈之公既述之啓之闢之俾世則之曰吾豈惡富貴富貴維德人以厚己我以厚國時豈無人昏夜乞憐縱或得之何如其賢時豈無人乘機射利縱或得之何如其智嗟此富公直哉優優孰睎富公而能勿羞孰持富公携手以游昔宋考父三命益恭嗟此富公千世與同作詩載美穆如清風

步箴　　蔡襄

有足兮動涉坦夷有心兮何由險巇足非有慮兮心役

之為用心如足兮蠻貊行之

勸講箴

趙師民

若帝之元於稽古先將以其道格于皇天格天如何謹

徽舊典惟聖時憲乃克盡善在帝宅中亮章温雅將以

其文化成天下化成如何順考正道席上之珍兹惟國

寶天下有帝體元刱制非先聖之舊章不足以秉同文

而執司契日中為市以萃四方非先聖之遺法不足以

舉大義而正國常帝度其身郁郁乎文彰禮施樂以副

皇墳帝出其言穆穆厥聲含仁吐義式諧羣情自天降祥我民既康不觀于經懼先猷之寖忘四夷放命有嚴誓令不觀于經慮大功之未定無以方隅之多事而謂經籍之宜息虞舜征苗誕敷文德無謂宸居之至尊而忽右文之為貴岐昌造周天經地緯無以陳久之可替乃謂迂闊而難行先哲之言雖無老成無譏鄙生之窶陋而略愚儒之淺昧先師之談不以人廢無以世治之或殊而謂陳言之可悔商㢸之諫事不師古無玩歲月

之其除而謂寸隂之已速周王之戒惟日不足有以見
世主之御圗或萬幾紛然不酌于古道則風化有時而
弗宣有以見人君之居極或百度差忒不斷于古義則
權制有時而弗克昔令王之居世必去害而稱利明主
觀其書可以效財成于萬事昔賢臣之事君有謀猷而
必陳明主觀其書可以示軌度于羣倫正朝之上法宫
之中非賛襄雅興不足以興嗜慾于清躬神罷之游光
明之處非啓迪深厚不足以立正事於古語是故可以

上文可以立武可以奉天地可以為宗主匪止玩其辭而釋其詁可以觀道可以對萬物可以臨兆人不止明其舊而知其新靖恭乙夜總覽羣書夫聖人之至德何以加於從容晏朝紬繹徽旨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此臣初聞始元之間儒風寖還待問之臣賜以清閒臣復觀永平之烈經術未鈌羣儒議前稱制以決糅乾之后來自幽陵束髮右袵斯文有承金陵之君越于夷裔雖則講習其文已敝李唐之興賢君挺生正觀初治開元

既平東壁羣山儒宗墨卿侍從之臣官有佳名在我太祖神武披攘親駕辟廱真儒有光有赫太宗文武並運經臣師師以承帝問於穆真皇講求多藝以其人文發為盛際陛下即位纂承天禄肇開二閣以延儒服西臨邇英兆啓延義瞻仰皇明彌綸聖智成天下之務昔游焉而穆清陳天下之謨湏於兹而講肄帝坐甚明天章不祕願以議道願以求治下臣執經敢告中侍

友箴

司馬光

余何遊乎余將遊聖人之門仁人之里非聖不師非仁不友可乎未可不若遊衆人之場聞善而遷觀過而改

視聽言動四箴序　　程頤

顔子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顔子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作四箴以自警云一作因箴以自警

視箴

心兮本虛應物無跡操之有要視之為一作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

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一作為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審己箴　王无咎

汝曰有德汝未大成汝之有過傷德蓋輕聖能恕汝猶曰汝美衆人弗逮知慕而已恕汝不知慕汝輒愉汝不

自反卒比於愚愚不可比汝孰宜懼聖人之恕衆人之慕

宋文鑑卷七十二

宋文鑑卷七十三

宋　　吕祖謙　編

銘

財貨銘　　李　瑩

暇日讀夢書則曰夢廸夢糞者獲財因以銘之

財貨將至夢寐可尋或穢或廸乃玉乃金穢可親與廸可翫與敢獻斯銘以激貪夫

續座右銘

崔子玉為座右銘白樂天亦為座右銘檢身之道幾乎殫矣予嘗冥心讌坐自思所為慮向之益友以予位著不我規也因疏其所得亦命為座右銘聊以自勉其辭曰

短不可護護則終短長不可矜矜則不長尤人不如尤已好圓不如好方用晦則天下莫與汝爭智撝謙則天下莫與汝爭强多言者老氏所戒欲訥者仲尼所臧妄

動有悔何如靜而勿動太剛則折何如柔而勿剛吾見進而不已者敗未見退而自足者亡為善則遊君子之域為惡則入小人之鄉吾將書紳帶以自警刻盤盂而過防豈如長存於座右庶夙夜之不忘

武關銘　　胡旦

南條東走自雍而荆呀為武關作扞秦城秦人東顧六國無主漢氏西來子嬰為擄彼此鯨鯢更相豺虎吁嗟强秦曾無守禦秦而為漢漢復如秦劉氏不綱莽賊造

新嚴嚴武關前人後人我開則興我閉則亂一開一閉今古同貫王者邦畿守在四夷禮義干櫓道德藩籬遠人不服文德來之化既無外何以關為

彭祖觀井圖銘　　陳靖

淳化中予將命之狄丘道由彭門有客得彭祖觀井圖以為貺中有臺榭人物山水森森然蓋狀其佳象幽致表繪事之工予無取所慕者唯彭氏面井而覆之以輪背樹而纜之以繩凭杖斂躬跼蹐而迎視兢然若將墜

也嗚呼古人臨事而懼之有若是檢身遠害之有若是
後之君子得無效歟予實好古者歷考其跡于傳記雖
覓而難信且夫子云竊比於我老彭亦其驗也故作銘
于座右曰
至哉古人遠害全身戰戰兢兢恒若履氷朽索之馭納
隍是慮天子則之鴻圖永據存而懼亡繫于苞桑諸侯
則之其國必昌若舟弗濟夕惕而厲大夫則之其家孔
熾直哉惟清執虛如盈士子則之其道元亨不爭在醜

無愧屋漏庶人則之其食孔阜吾省予行吾慎予守竊比老彭式介眉壽

門銘　　呂夷簡

古者盤盂几杖規戒存焉今為門銘竊類於此

忠以事君孝以養親寬以容衆謹以脩身清以軌俗誠以教民謙以處貴樂以安貧勤以積學静以徵神敏以給用直以全真約以奉已廣以施人重以臨下恭以待賓貫之以道總之以仁在家為子在邦為臣斯言必踐

盛德聿新勒銘於門永代書紳

几銘　　陳堯佐

親仁可以自託友賢可以自扶求仁得仁必馳必驅若隱几以名憑几而呼則仁賢斯邇廝役來趨嗚呼賢既邇身即孤

几銘　　晏殊

小飯防饐跬行虞跌巾有角墊衣存袵缺惟忠與孝則罔摧折

擊虵笏銘　　石介

天地至大有邪氣雜於其間為凶暴為殘賊聽其肆行如天地卵育之而莫禦也人生最靈或異類出於其表為妖怪信其異端如人蔽覆之而莫露也祥符年寧州天慶觀有虵妖極怪異郡刺史日兩至於其庭朝焉人以為龍舉州人内外遠近罔不駭奔於門以覲恭莊肅祇無敢怠者今龍圖侍御孔公時佐幕在是邦亦隨郡刺史於其庭公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虵不以

誣乎惑吾民亂吾俗殺無赦以手板擊其首遂斃於前則虵無異焉郡刺史暨州内外遠近庶民昭然若發蒙見青天覩白日故不能肆其凶殘而成其妖惑易曰是故知鬼神之精狀公之謂乎夫天地間有純剛至正之氣或鍾於物或鍾於人人有死物有盡此氣不滅烈烈然彌亘億萬世而長在在堯時為指佞草在魯為孔子誅少正卯刃在齊在晉為董史筆在漢武帝為東方朔戟在成帝朝為朱雲劒在東漢為張綱輪在唐為韓愈

論佛骨表逐鱷魚文為段太尉擊朱泚笏今為公擊蛇笏故佞人去堯德聰少正卯戮孔法舉罪趙盾晉人懼辟崔子齊刑明距董偃折張禹劾梁冀漢室乂佛老微聖德行鱷魚徙潮風振怪蛇死妖氣散噫天地鍾純剛至正之氣在公之笏豈徒斃一蛇而已軒陛之下有罔上欺民先意順旨者公以此笏指之廟堂之上有蔽賢蒙惡違法亂紀者公以此笏麾之朝廷之内有諛容佞色附邪背正者公以此笏擊之夫如是則軒陛之下不

仁者去廟堂之上無姦臣朝廷之内無佞人則笏之功也豈止在一蛇公以笏為任笏得公而用公方為朝廷正人笏方為公之良器敢稱德於公作笏銘曰

至正之氣天地則有笏惟靈物笏能乃受笏之為物純剛正直公惟正人公乃能得笏之在公能破淫妖公之在朝讒人乃消靈氣未竭斯笏不折正道未亡斯笏不藏惟公寶之烈烈其光

槃水銘　　司馬光

椉水之盈止之則平平而後清清而後明勿使小欹小欹則傾傾不可收用毀其成嗚呼奉之可不兢兢

醫銘　　呂誨

醫人武泰通醫術守臣獻狀補太醫正還鄉里創起應聖侯廟藝旣成歸善於師又將廣懋來學其志有足稱者予謫官于是遷守蒲中旣行丐文以顯於廟因作醫銘嘉乃意勤遂成其志知予言有以滋其善也

六氣五行人禀而生三部九候納諸和平昔稱絶技當

腸滌胃輔以砭石因之決潰察脈之原當於未然不攻而勝庶幾十全愈世之病如持國柄常使衆邪不得干正能盡巳意膏肓必起茍利於藝毫釐千里泰也有為心不忘師義利之重慎乎所治

明州新刻漏銘　　王安石

戊子王公始治於明丁亥孟冬刻漏具成追謂屬人嗟汝予銘自古在昔挈壺有職匪器則弊人亡政息其政謂何弗棘弗遲君子小人興息維時東方未明自公名

之彼寧不勤得罪于時厥荒懈廢乃政之疵嗚呼有州謹哉維茲維茲其中俾我後思

布衾銘　范純仁

藜藿之甘綈布之温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安錦繡之奢膏粱之珍權寵之盛利慾之繁苦難其得危辱旋臻舍難取易去危就安至愚且知士寧不然顔樂簞瓢萬世師模紂居瓊臺死為獨夫君子以儉為德小人以侈喪軀然則斯衾之陋其可忽諸

西銘

張載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

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頴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一作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竒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東銘　張載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肢謂非

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為已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引一作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

鼎硯銘　　蘇軾

鼎無耳槃有趾鑑幽無見几不倚蜴蟲隕羿喪厥喙羽淵之化帝祝尾不周僨裂東南圮黝然而深維水委誰

乎為此昔未始戲銘其臀加幼詭

鄧公硯銘　蘇軾

王鞏魏國文正公之孫也得其外祖張鄧公之硯求銘於軾軾銘曰

鄧公之硯魏公之孫允也其物展也其人思我魏公文而厚思我鄧公德而壽三復吾銘以究令名

天硯銘　蘇軾

吾年十二與羣兒鑿池為戲得異石如魚膚筠溫瑩作

淺碧色表裏皆細銀星扣之鏗然試以為硯甚發墨顧
無貯水處先君曰是天硯也有研之德而不足於形耳
因以賜吾曰是文字之祥也寶而用之且為銘曰
一受其成而不可更或全於德或全於形均此二者顧
吾安取仰脣俯足世固多有

文與可琴銘　　蘇軾

攫之幽然如水赴谷釋之蕭然如葉脫木按之噫然應
指而長言者似君置之枵然遺形而不言者似僕

徐州蓮華漏銘　　　　蘇軾

故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燕公肅以創物之智聞於天下作蓮花漏世服其精凡公所臨必為之今州郡往往而在雖有巧者莫敢損益而徐州獨用瞽人衛樸所造廢法而任意有壺而無箭自以無目而廢天下之視使守者伺其漏則決之而更注人莫不笑之國子博士傅君裼公之外曾孫得其法為詳其通守是邦也實始改作而請銘於軾銘曰

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識多寡手知重輕然人未有以手量而目計者必付之於度量與權衡豈不自信而物蓋以為無意無我然後得萬物之情故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昆侖旁薄於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於三尺之箭五斗之鉼雖疾雷霾風雨雪晝晦而遲速有度不加虧羸使凡為吏者如鉼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之升降也視時之上下降不為辱升不為榮則民將靡然而心服而寄我以

死生矣

三槐堂銘

蘇軾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為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顔之戹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栢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阨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歳而不改者其天定

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念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聞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

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道一作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

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録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眞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隂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穫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擇勝亭銘

蘇軾

維古頫城因頫為隍倚舟于門美哉洋洋如淮之甘如漢之蒼如洛之溫如浚之涼可侑我客可流我觴我欲即之為館為堂近水而構夏潦所襄遠水而築邈焉相望乃作斯亭筵楹欒梁鏊柄交設合散靡常赤油仰承青幄四張我所欲往十夫可將與水升降除地布牀可使杜蕢洗觶而揚可使莊周觀魚而忘可使太白泳月而狂既薦我茶亦醪我漿既濯我纓亦浣我裳豈獨臨水無適不臧春朝花郊秋夕月場無脛而趨無翼而翔

倣以改為其費易償榜曰擇勝名實允當維古聖人不留一方虛白為室無何為鄉神馬尻輿孰為輸箱流行坎止雖獨不傷居之無盜中靡所藏去之無戀如所宿桑豈如世人生短慮長尺宅不治寸田是荒錫瓦銅雀石門阿房俯仰變滅與生俱亡我銘斯亭以砭世盲

九成臺銘　蘇軾

韶陽太守狄咸新作九成臺玉局散吏蘇軾為之銘曰自秦并天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葢千三百二十有三年

其器存其人亡則韶既已隱矣而況於人器兩亡而不傳雖然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蓋嘗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於天下之間世無南郭子綦則耳未嘗聞地籟也而況得聞其天使耳聞天籟則凡有形有聲者皆吾羽旄干戚管磬匏絃嘗試與子登夫韶石之上舜峰之下望蒼梧之眇莽九疑之聯綿覽觀江山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竅之呼吸往來唱和法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上方立極以安天

下人和而氣應氣應而樂作則夫所謂簫韶九成來鳳鳥而舞百獸者既已粲然畢陳於前矣

端石硯銘　　　　蘇軾

與墨為入玉靈之食與水為出陰鑑之液懿矣茲石君子之側匪以玩物維以觀德

邁硯銘　　　　蘇軾

以此進道當若渴以此求進常若驚以此治財常思予以此書獄當思生

洪州分寧縣藏書閣銘　　黄庭堅

凡治有條如機有綜經經緯緯積寸成兩管蒯之手簡功於幼可席可屨不能以寒昔此廟學終歲逢艾聖師所居風雨無蓋今誦聖言皆有夏屋爰及方册宇以革閣華閣渠渠言行之林聿求古今自觀德心咨爾諸生永懷茲道勿嬉勿鶩以迪有造得意自已書不盡言如御琴瑟聽於無絃莫㫟凡凡吴咮楚尾其下修水行六百里山川之靈或秀于民世得材用我培其根勒銘頌

成式告爾後無或墮之永庇俎豆

游藝齋銘　黄庭堅

色荒者使人蹻蹻酒荒者使人漠漠游於六藝之林是謂名教之樂

研銘　黄庭堅

制作淳古可使巧者拙夸者節性質温潤可使躁者静戾者聽覶棐几而見研忘其一室之懸罄

黄樓銘　陳師道

熙寧十年京東路安撫使臣某轉運使臣某判官臣某稽首言河決澶州南傾淮泗彭城當其衝夾以連山扼以吕梁流泄不時盈溢千里平地水深丈餘下顧城中井出脈發東薄兩隅西入通洫南懐水垣土惡不支百有餘日而後已守臣蘇軾深惟流亡爲天子憂夙夜不怠以勞其人興發戍兵固禦應卒外爲長堤乘高如虹以防其惡内爲大堤附城如環以待其潰築二防於南門之外以通南山以安危疑發倉庾明勸禁以惠困窮以

督盜賊宣布恩澤巡行內外吏民嚮化興於事功法施四邑誠格百神可謂有功矣宜有褒嘉以勸郡縣十月二日甲子奏京師明年元豐正月甲子制誥諭意臣軾惟念祇承謨訓人神力同敢自為功以速大戾而明揚褒大無以報稱乃作黃樓於東門具刻明詔以承天休而明德意使其客陳師道以為之銘臣師道伏惟呂尚南仲內撫百姓內平諸侯詩美文武尹甫召虎南伐淮夷北伐玁狁功歌宣王君能使人以盡其才臣能奉功以

報其上古之義也臣師道又惟感而通之者道也行而化之者德也制法明教者政也治人成功者事也昔之詩人歌其政事則并其道德而傳之後王有作可舉而行顧臣之愚何與於此誠樂君臣之盡道云臣不量冒死上黄樓銘其詞曰

皇治惟戒修明法度協和陰陽十有一年天災時行河失其防齊魯梁楚千里四遠潰亂散亡皇仁隱憂臨遣信臣以惠東方羸老不窮安慰撫養發散積倉流人如

歸居人忘危究聚靡傷天敘地平明聖成能人神效祥

靈平告成百穀豐盈萬邦樂康郡縣祇畏允迪聖謨終

事無荒皇功不居歸休臣民遐略遠揚守臣拜手夸大

休嘉使民不忘改作黃樓以臨泗上述修故常庶民無

佞原始念終銘之石章以告成功以揚德聲永永無疆

克己銘　　呂大臨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為不仁我則有己立己與物私

為町畦勝心橫生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

吝驕作我蟊賊志以為帥氣為卒徒奉辭于天孰敢侮予且戰且徠勝私室慾昔焉寇讐令則臣僕方其未克窘我室廬婦姑勃谿安取厥餘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痒痾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晞之則是

蜀舍銘　　劉跂

某郡王萬寓鄭榜其居曰蜀舍持餘杭朱浚民所為記過須城劉跂而請銘為之銘曰

噫嘻此舍是蜀非邪吞若兩川坤之維耶危乎高哉上青天邪赤甲白鹽峙峨眉邪楮節醫竘飯鐏鴟邪一物不有而不無邪噫嘻此舍是真蜀國身如壺公靡索不獲行以蜀馳臥以蜀息陰燕陽魏吳越璀錯裴徊周流誓不以易謂不信者有如此石

大圓硯銘　　　　晁補之

黒月模汗兩奴利與黔突居難與揭篋趨爾圓其外亦不可轉視吾爾硯

座右銘

鄒浩

惟親惟天惟親惟地覆育我躬德莫我議汲汲以報亦豈佗求權行乃心則知厥由惟身康强親喜而安惟身疢疾親憯于顔矧惟此身其來有自自祖自考以至于此能欽愛身為欽愛親祖考聽之何福不臻親壽而昌我戲于側念茲在茲敢忘朝夕

家藏古硯銘

唐庚

硯與筆墨蓋氣類也出處相近任用寵遇相近也獨壽

夭不相近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其故何也其為體也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夭乎其為用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夭乎吾於是得養生焉以鈍為體以靜為用或曰壽夭數也非鈍銳動靜所制借令筆不銳不動吾知其不能與硯久遠也雖然寧為此勿為彼也銘曰

不能銳因以鈍為體不能動因以靜為用唯其然是以

能永年

古硯銘　　崔鷗

知其白守其黑似老學不厭教不倦似孔其實墨家者流摩頂放踵

宋文鑑卷七十三

宋文鑑卷七十四

宋 呂祖謙 編

頌

廣農頌 夏竦

景德三年春正月庚戌詔頒農田敕於天下二月癸未詔郡國領勸農事崇化源而廣農業也臣聞聖人無土不王無民不君有土地則王業興有人民則君道立故

先王之建國也土欲廣而不欲隙民欲衆而不欲墮謂地之不闢非吾土也人之不農非吾民也乃為閭里室家以蓄其生為畎澮封畛以理其田為耒耜錢鎛以庀其器為歷象氣候以授其時立經制以御之設官司以教之均工商衡虞之稅正車馬甲兵之賦於是乎仁義禮樂有所加賞罰號令有所用三代通制建中經遠民以里居地以井受曁秦開阡陌農戰相乗漢制名田并兼不息僭章鈌而仁政墜經界慢而訟競起沿革而下

古之制度不可復矣其政何哉蓋三季已還五代而上有天下者或不知天下以地為基以農為本以食為源以教為器當其撥平禍亂經始四國則衽金革簡車馬計懐柔議聚斂賞勲舊治城邑曁邊陲既寧寓縣既平功業既成府庫既盈則思悉華夏以自奉驅億兆以從欲有患邊幅未闢威武未震則轉芻栗事夷狄有患歲月易逝容鬓易朽則招方士求神仙有患登覽未逺行樂未極則增臺榭麗宫室有患嬪御未廣歌舞未工則

漁聲色選伎藝有患校獵未快馳騁未捷則廣苑囿具畢弋有患巡幸未徧游賞未普則修馳道飛清蹕其閒自非負天啓神授之資有聖文靈武之德者則不能訓稼穡務儲衍捨派而趨源去末而從本致天下太康家給人足者哉我國家荷二聖基業用三王禮樂足食訓農克立治本吾皇龍飛春秋鼎盛勵精百度旁求黎獻謂守文艱如創業承平難如治亂深鑒前世專行王道羈縻四夷而重兵革漁獵賢雋而藏網罟觀六藝虛臺

館聽道德放聲樂功業之大則成康文景無或比隆河
山之遠則秦漢隋唐不能齊盛菽麥流行而紅腐玉帛
克牣而露積陛下尚宸居減麗御膳輟聲宵衣紫庭清
問多士舉三王之故實修八世之墜典以為擇循吏守
郡國撫百姓善則善矣而未專也於是授之使領設為
職司所以徇名而責實也頒憲令經田疇勸耕殖至則
至矣而未一也於是編其制度勒為科條所以建中而
示法也徇名責實則官不曠建中示法則民不疑詔下

之日鬼神稱慶太平之風旋踵可待不終日而爭訟息未踰時而渟鹵闢凡九圍之內一歲之間衣食足而倉廩實仁義行而刑罰措大哉炎宋功德陛下教化垂億萬世與天無窮臣生逢聖明叨觀盛事謹昧死上廣農頌其辭曰

皇哉惟聖躬提天柄億兆歸心三靈洽慶廣我田事肇修穡政乃置官名乃頒號令號令維何分條建規恩斯懃斯流冗攸歸官名維何啟職庀司訓之導之

播種惟時民曰勤止服田力穡晝爾于耕宵爾無斁
千耦偕飛百穀咸殖既藝淳鹵越經封洫官曰莅止
糾力勸能庤我錢鎛流我溝塍乃能灌漑爰相丘陵
汙萊以闢游惰用懲赫赫聖謀有作咸覩畎澮四溟
井疆九土沃野萬里縱橫其畝擁耒成林灑流降雨
陽春如膏原隰如鱗我稼既華六合生雲稻粱黍稷
萬井龍文同我婦子或耨或耘八月其穫乃登爾稼
滯穗棲原餘糧厭野盈溢京庾流衍方夏式歌且謠

土金同價百姓足矣君孰不足三百之同九年之蓄八蜡既通五禮咸秩藏財於民所寶惟穀君哉君哉樂事訓農炎帝之教后稷之功方我王度明而未融臣之頌之永矣無窮

大順頌

禮記禮運云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守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

與大夫以法相與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愚讀書至此詳味久之觀乎古先垂教條暢明備義取饒裕充盛目之曰肥若能偃風践迹各當其分順之至也無遠弗届浸漬浹洽薫然大同斯乃純被之化盡美盡美矣雖欲鋭意推演復何措辭區區至誠願陳萬一今但舉其全文而繫以褒讚者祇率道揚之志也頌曰

猗歟禮經孰窺優域愚嘗究觀沛然有得肇自人倫及

于家國遂滿天下具四表則是謂大順允臻其極老生作頌奉揚景式

會聖宮頌　歐陽脩

臣伏見國家采漢書原廟之制作宮於永安以備園寢欲以盛陵邑之克奉昭祖宗之光靈以耀示於千萬世甚盛德也臣永惟古先王者將有受命之符必先興業造功警動覺悟於元元然後有其位而繼體守文之君又從而顯明丕大以纂修乎舊物故其兢兢勤勤不忘

前人是以根深而葉茂德厚而流光子子孫孫承之無

疆伏惟皇帝陛下以神聖德傳有大器乾健而正離繼

而明即位以來於兹十年勤邦儉家以修太平日朝東

宫示天下孝親執籩豆三見於郊日星軌道光明清潤

河不怒溢東南而流四夷承命歡和以賓奔走萬里顧

非有干戈告讓之命文移發名之期而犀珠象牙文馬

皷王旅於闕庭納于庛府如司馬令無一後先至德之

及上格于天下極于地中浹于人而外冐於四表昆蟲

有命之物無不仰戴神威聖功效見如此太祖創造基始克成厥家當天受命之功太宗征服綏來遂一海内睿武英文之業真宗禮樂文物以隆天聲升平告功之典陛下夙夜虔共嗣固鴻業纂服守成之勤基構累積顯顯昌昌益大而光稱于三后之意可謂至孝况春秋歲時以禘以祫則有廟祧之嚴配天昭孝以享以告則有郊廟明堂之位篆金刻石則有史氏之官歌功之詩流于樂府象德之舞見于羽毛惟是邦家之光祖宗之

為有以示民而垂無窮者罔不宣著陛下承先烈昭孝
思所以奉之以嚴罔不勤備聖人之德謂無以加而猶
以為未也乃復因陵園起宮室以望神游土水之功嚴
而不華地爽而潔宇敞而邃神靈杳冥如來如宅合於
禮經孝子聲咳思親之義愚以謂宮且成非天子自臨
享則不能以來三后之靈然郡國不見治道太僕不先
整駕恬然未聞有司之詔豈難於動民而遲其來耶特
以龜筮所考須吉而後行耶不然何獨留意於屋墻構

築而至於薦見孝享未之思耶况是宫之制夷山為平外取客土鍛石伐木發兵胥靡調旁近郡如此數年而道路之民徒見輿為之功恐愚無以識上意是宜不惜屬車之費無諱數日之勞沛然幸臨因展陵墓退而諭民以孝思之誠遂見守土之臣採風俗以問髙年亦堯舜之事也古者天子之出必有來詩之官而道路童兒之言皆得以聞臣是以不勝惓惓之心謹采西人望幸意作為頌詩以獻闕下辭曰

巍峩穹崇奠京之東有山而崧犇淪道源匯流而淵有洛之川川靈山秀回環左右有高而阜其阜何名太祖太宗真宗之陵惟陵之制因山而起隱隱隆隆惟陵之氣常王而喜鬱鬱葱葱帝懷穹旻受命我宋造初于屯帝念先烈用欣余家宣力以動赫赫三后重基累構既豐而茂燕翼貽謀是惟永圖其傳在予曰祖曰宗有德有功予實嗣之克勤克紹以孝以報予敢不思惟此園陵先后之宅且宅且安后來游止

弗宫弗室神何以驩迺相川原乃得善地地髙惟丘迺以荆灼迺訊龜寳龜告曰猷帝命家臣而職我事而闕惟寅一毫一絲給以縣官無取於民伐洛之闕

登我之山木好且堅

家臣之來役夫萬名三年有成宫伐翼翼在陵之側須后來格有門有宇有廊有廡有庭有序殿兮耽耽黼帷襜襜天威可瞻庭兮植植鉤盾虎戟容衛以飭太祖維祖太宗維弟真宗維子三聖嶷嶷有以奠位

于此而會聖兮在天風馬雲車其來仙仙聖會于此靈
威神馭其宮肅然聖旣降矣其誰格之惟孝天子聖降
當享其誰來薦亦孝天子孝旣克祇而來胡遐其下臣
修作頌風之

藉田頌　　宋祁

皇帝再紀元之明年春二月率羣臣耕于東郊恤𤼵祀
祈豐年也前此詔書示有司曰自我太宗襲熙厥功億
神裕人宥命方國肖翹啟行亦莫不寧永惟土著之本

民夫之重乃躬藉田以倡農先震地房之蒲青導改政之長懋柔嘉令芳於是乎孚肸蠁鹵莽滅裂於是乎複敗罷穮滯秉遺見糧如坻我真考因其累盛重以明德故能步師百萬狩醫閭見武節髙世八九升突遼建元封奉符牘祉以爊無極肆余承緒兹率厥興則熱蕭布幣固有常所監農狎野厥存舊章惟一二執事率循而懋明之方春作時百穀革始姑使斯人悦羽旄之美重見漢官後嗣諗稼穡之艱不失夏物無贅聚儲峙無煩

勞供張趣合于禮盼吾農焉前期則修飭神壝按除膏壤夷道如砥呼蹕填街稍夔獝以護野雜荊牟以守燎阡陌繡錯原隰龍鱗蒸膏冒橛協風回春於是旄頭先馳屬車齊躅奔星舞於旗旂行月捷於羽箙壽犀注鎧肅給乎師營蒼虬范馭秋游乎天鑾瓊鈒流景金根照塗帟幕周張紈綃緯繅既而揉耒剡耜載保介之間先種後稑庬播植之器官分無諉事具不教天子乃以丙午之旦升華輅由太庭頳行山則銜枚無聲龍虎見象

堪輿奔警坌閭闔切圜游乃彷徉乎曾城之外五精來同七聖景從鑾聲佩節次于帷宮上既淳濯圭潔儲思淵然昧明乃頓大次欵嘉壇索先農以享之因太稹以配之血毛幽全金石鏗訇躬接受侑加祠官之一等禮重沿襲且祖宗之遺意爾乃降靈場儼朱紘物覲於聖天健其行星田彌望紺轅儲駕洪縻序進王步有容三推成禮邇臣告備上曰朕志在敦本寵其强力可以勸何憚於勤遂推而進之有司以義固爭幾十撥而後釋

乃始弭節容與御夫觀耕之臺三公羣后班趨次耨靡
然從風邁五踰九大農灑種庶人終畝宮師抃舞行內天
旋於時都人熙熙駐望皇軒或歌以壤或擊于轅不圖
叢雲之旦復見東戶之年日華晏溫天心馮豫奉斗極
御應門翔雞樹竿墜鵠宣制大賚四海與之更始虧除
威辟存問高年振淹修墜平徭闊賦中外百執告至而
策勳踐過三吏以差而賜帛膏以解雨鼓之巽風不崇
朝而周萬國先是羣臣繹丕懿潤鴻名將琢之玉版納

于金匱至是則回雕輿坐前殿震照儀矩翕受典册皇
皇哉兹禮真帝世之希闊臣工之旦暮者歟儒臣學於
舊史竊明載芟之詩甸師之職在籍之誼有三説焉一
典籍之常禮二籍履以親事三借民而治之所言雖殊
要之敺天下之民棄末而歸本耳且古者謹察天廟申
敕陽官田之不闢辟在司寇作為御廪鍾而藏之其故
何哉以為奉薦粢盛非無良農不如親之愈也誰督耘
耔非無猛制不若勸之善也夫祭莫大於備物物備而

百神據之兵莫大於足食食足而四夷懷之人莫急於
豐財豐財而有生聚之是三物之濟否在此舉也且周
宣缺之戎軋其衰漢文用焉民阜其宜唐后勤止以豐
易饑洪惟太宗光迪於前陛下述宣於後皇矣同底於
道烝哉不隕其聲方且九扈勸民三事就緒儗儗其盛
陳陳相因糧餘可捷草殖弗輿民一于耜家萬斯箱遂
駕五帝軼三王奮甘實而攄馨香也敢作頌曰
倬彼鮮原帝籍于田匪籍其勤我為民先悠悠春旗脤

土于畿陽膏澤澤邁乎三推有壬有林亦莫不祇我疆我里載耘載耔實苞實阜茀厥豐草田畯至喜祈年伊早我穀用成我倉既盈我倉耽耽鍾于東南其用伊何事神薦馨為酒為醴為粢為盛烝之浮浮釋之叟叟上帝居歆降福孔休降福伊何我民既蕃室家溱溱三事不諼食足武奮震疊爾功蠻夷來同罔不率從帝猷昭升式于九圍兢兢業業以毖萬幾在豐念匱在飫思飢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明堂頌　　宋祁

臣言去三月戊子制詔季秋有事于明堂臣以太常與禮官博士詣垂拱殿議配享事即建言周有臣曰旦始嚴父配天仲尼是之唐并諸儒說並祀六天帝不敢損陛下幸訪有司請如古便四月乙丑詔若曰夫禮稱情適文今議者言周唐則善至牽制所聞徧而不優宋亦一家讓不制作如來嗣何且事天不及地配父而遺祖朕甚陋之水旱不時羣神與焉今賴天之力方内以治

朕能合饗天地以三聖侑報百神咸秩並修況祖宗郊
雩不為無比有司無諱以勞務稱朕意臣伏誦聖訓久
乃開曉以為前古所缺羣臣不逮陛下獨得於心其所
以事神訓人使萬世子孫無以加者至於作聲歌瑑圭
邸帳帟無文夜鼜弗嚴以竭恭至誠者尚數十物臣愚
且不能徧知若令詩頌不傳是陛下盛德神功不盡注
天下耳目聳動四夷聲隐乎無疆也謹撰成明堂頌一
篇辭淺義直可使户曉壤翁轅童皆得塗謳臣昧死再

拜以聞頌曰

天有明命以聖付聖太祖太宗燮伐大定誰僭而王孰擅而土左披右攘罔不就緒厥角在廷四夷無侮真考顯承受報收成休休厥寧震震厥聲七十而五號以大榮皇帝纂武有庇于下兵櫜不銛箙委而羽一農之饑吾飼以哺一夫之寒吾煖以褚日寬租徭歲貸困庾協氣四薄順暘若雨原髙隰下百穀膴膴二十九載惟秋九月迺即大慶度筵度室寶字署顔

震照多物置使有五悉詒輔弼既款靈宮一享一祐
天兵桓桓羅列衛營有闕有斿龍軛螭衡耳耳其驅
雅雅于行旖施連蜷風舞雲縈士若銜枚驂牡不鳴
吉日辛亥進祀于堂衣畫袞然環璃瑲瑲六帝二祇
三后侑旁醴湑牲肥嘉樽鉅房芼醢果粢靜潔芬香
瞢熾肸升以迪厥嘗我鐘欽欽我舞俁俁天妥於坐
百靈來序奔精哆光㫚霍曾寓山靈瀆怪顯幽馳鶩
或旅諸塀或席諸廡有羶斯飫相惟辟公既敏而度

帝拜稽首柴煙上舉祝有嘏言皇帝受之産百斯祥衮萬斯禧其矗如山其積如茨皇帝曰咨朕不専有旦御端門百執奔走其赦天下新邦之舊賙乏録勞刮濯痕垢官賞兵賚金爵是富驛歡四海閭弗容晝天謂皇帝感實大德承先在孝宗祀惟極其還而功邮嗣千億而子而孫長有萬國天謂皇帝安我羣元投蚺斥蟆稼溢于壥癘訖疾攘人樂躚躚皇帝眉壽永錫萬年前祀三日區霜如閉皇帝既齋一夕而霽六幙

掃除若墡蓬彗天清地晏夜星騰晰皇帝小心恭與虔
并徧見神祇拜跪送迎久立於次須樂之成器必全玉
牢不愛牲制為諸安以正和清夜鼓徹嚴敷致厥誠明
明皇帝惟先訓是式惇咸懿親其磐如石存問齝耋容
受讜直振淹登畯毋或失職惟慈惟仁不厲聲以色皇
帝有言克己則興豐守吾儉尊捨吾矜雖日之升瞿瞿
兢兢無不此或承

皇帝神武頌　　宋祁

或稱皇初之世不賞而勸不罰而懼豈簡册之彌文哉
議者云否彼固未識夫震耀之飭天威剛健之奮乾體
也粤若聖人制海内之命據天位之尊總秉權綱章叙
典憲不有威辟不足以震元慝不有變容不足以開至
聖用能消弭殄行嘉靖多方闡皇靈憲宗軌丕天之大
律一民之至權者已巨宋在宥列聖繼統際天丕冒亘
地砥厲仆威械以去煞襲道樞以訓儉恩裕洪暢容典
飭盡萬寳取足合祛於皇極百靈隤祉震動於珍物然

猶右賢左戚均權布寵百辟戲闕内平而外成五細在邊畨休而遞上防檢來患蠲滌多辟勤勤懇懇者非弭亂之謂歟然而善制未能無敝有憂所以固國迺者先帝違俗羣邪濟凶寄朝家之威席鈞宰之責倖尚方以制器狎神巫而締紱乃至易守帥以漸醜圖徙陵兆而投天隙拂戾蜚語怗有姦計遂欲包禍心以竊發執左道而干紀餌梟羮以未盡礪豺牙而密噬神靈震赫姦宄呈露輔臣建白醜黨震壞赤車具獄而來上凶豎伏

質而前死允恭事敗先謂伏誅皇帝陛下深拱諒闇覽
照前典重當國之職慎退人之禮詔曰冢宰之任萬樞
所係令丞相謂自底不令其上大司徒印綬於是三事
百執抗疏以請曰無將必誅列辟經制與衆共棄常若
無赦謂令所犯惡不可聞願龔天刑以塞羣議帝曰朕
不忍致於理其放於朱崖然後起跡弛之臣明枉結之
獄掊克之貨附上於官附離之黨肆赦一解漏鯨彗於
網目摧虎吻於市道浴白日以升景投紫蜺而霽氛惡

草絶而善苗興清風翔而羣陰伏人靈紓憤道路相趨既而薦紳之徒相與喟然並稱曰前日末命黴梗孽臣乘閒潛構不類陰傾時柄食椹靡化指芳待滅陛下探觀時變先斷宸慮倚文母之聖攬列辟之議廉考劓殄介不終日末滅澄洗蕩無餘災定寶業極南山之安殲渠魁易家人之名智不回慮惡未旋踵事已決矣昔滔天殛而虞功劭流言放而周德奮觀闕誅而孔制列寶瑟僵而漢基永皆撥亂之盛準長世之懿栅所由來舊

矣是以烈祖二宗墾菑除害簫勺衆慝若彼之囍也太后聖上建威銷萌祇適先訓如此之備也宜乎勵無前之景鑠暢不殺之神武正春秋謹始之制釋洪範作威之害開賜無疆之眉壽摛著不朽之尊名此其時矣蓋天子穆然初載貶成仰定未遑論制作之事也下臣僅擬末品不足弦次新頌輒敢述輿人之詠簡康衢之侍亦擊轅折楊之比爾其辭曰

真宗御天休息羣元委裘上仙茂功全兮皇帝纘務惟

新百度尚文右武鴻基固兮孽豎柄臣矜權取勲與妖
放命託機神兮上公列辟協忠宣力摧兇殄惡清君側
兮曰恭曰謂銜刀投裔神武不殺退以禮兮或附或離
横貸敷施脅從罔治董之威兮氛開侵收美澤雲游荷
天鴻休德既優兮昭雪忠良輿頌風翔𠫤威舊章恤無
疆兮

慶歷聖德頌

石介

三月二十一日大昕皇帝御紫宸殿朝百官相得象殊

拜球樞密使夷簡以司徒歸第二十二日制命吕朝參知政事弼樞密副使二十六日勑除修靖素並充諫官四月八日皇帝御紫宸殿朝百官行樞密使仲淹琦樞密副使乃用御史中丞拱辰御史邈御史平諫官修靖十一疏追球樞密使勑十三日勑又除襄為諫官天地人神昆蟲草木無不懽喜皇帝退姦進賢發於至聰動於至誠奮於睿斷見於剛克陟黜之明賞罰之公也上視漢魏隋唐五代凡千五百年其間非無聖神之主盛

明之時未有如此選人之精得人之多進人之速用人之盡實為希闊殊尤曠絶盛事在皇帝之德之功為卓犖瑰偉神明魁大古者一雲氣之祥一草木之異一蹄角之怪一羽毛之瑞當時羣臣猶且濃墨大字金頭鈿軸以稱述頌美時君功德以為無前之休丕天之績如仲淹弼實為不世出之賢求之於古堯則夔龍舜則稷契周則閎散漢則蕭曹唐則房魏陛下有之諸臣亦幸今天下之人望為宰相諫官者陛下盡用之此比雲氣

草木蹄角羽毛之異萬萬不侔豈可翻無歌詩雅頌以播吾君之休聲烈光神功聖德刻于琬琰流于金石告于天地奏于宗廟存于萬千年而無窮盡哉臣實羞之臣嘗愛慕唐大儒韓愈為博士日作元和聖德頌千二百言使憲宗功德赫奕煒煜照于千古至今觀之如在當日陛下今日功德無讓憲宗臣文學雖不逮韓愈而亦官於太學領博士職歌詩讚頌乃其職業竊擬於愈輒作慶歷聖德頌一首四言凡九百六十字文辭鄙俚

固不足以發揚臣子之心亦欲使陛下功德赫奕熚燡照于千古萬千年後觀之如在今日也臣不勝死罪臣賤無路以進姑藏諸家以待樂府之采焉

於維慶歷三年三月皇帝龍興徐出闈闥晨坐太極晝開閶闔躬攬賢英手鋤姦枿大聲渢渢震摇六合如乾之動如雷之發昆蟲蟠蠋妖怪藏滅同明道初天地嘉吉初聞皇帝慼然言曰予父予祖付予大業予恐失墜實賴輔弼汝得象殊重慎徽密君相予久予嘉君伐君

仍相予筵鏞斯協昌朝儒者學問該洽與予論政傅以
經術汝貳二相庶績咸秩惟汝仲淹汝誠予察太后乘
埶湯沸大熱汝時小臣危言業業為予司諫正予門闑
為予京兆堲予讒説賊叛于夏往予式遏六月酷日大
冬積雪汝暑汝寒同於士卒予聞心酸汝不告乏予晚
得㢸予心㢸悅㢸每見予無有私謁以道輔予㢸言深
切予不堯舜㢸自笞罰諫官一年奏疏滿篋侍從周歲
忠力盡竭契丹亡義檮杌饕餮敢侮大國其辭慢悖㢸

將予命不畏不懾卒復舊好民得食褐沙磧萬里死生一節視弼之膚霜剝風裂覩弼之心鍊金鍛鐵寵名大官以酬勞渴弼辭不受其志莫奪惟仲淹弼一夔一契天實賚予予其敢忽並來弼予民無瘥札曰衍汝來汝實黃髮事予二紀毛禿齒豁心如一分率履弗越遂長樞府兵政毋蹶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器魁礧豈視居楔其人渾樸不施剞劂可屬大事敦厚如敦琦汝副衍知人予哲惟修惟靖立朝讞讞言論磥砢忠誠特達祿

徹身賤其志不怯嘗詆大臣亟遭貶黜萬里歸來剛氣不折屢進直言以補予闕素相之後含忠履潔昔為御史幾叩予榻至今諫疏在予箱匣襄雖小臣名聞予徹亦嘗獻言箴予之失剛守粹慤與修儔匹並為諫官正色在列予過汝言無鉗汝舌皇帝明聖忠邪辨别舉擢俊良掃除妖魃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上倚輔弼司予調燮下頼諫諍維予紀法左右正人無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逾浹皇帝嗣位二十二年神

武不殺其默如淵聖人不測其動以天賞罰在予不失
其權恭己南面退姦進賢知賢不易非明不得去邪惟
難惟斷乃克明則不貳斷則不惑既明且斷惟皇之德
羣下踧踖重足屏息交相告語曰惟正直毋作側僻皇
帝汝殛諸侯危慄墮玉失舄交相告語皇帝神明四時
朝覲謹修臣職四夷走馬墜鐙遺策交相告語皇帝神
武觧兵修貢永為屬國皇帝一舉羣臣懾焉諸侯畏焉
四夷服焉臣願陛下壽萬千年

錢鄧州不燒楮鏹頌　　呂南公

嗚虖士誠知修耶内不欺諸己外不欺諸人可與修己已嗚虖士誠有立耶上不愧於天下不怍於地中不負於神明可謂士君子已凡唯知修至於可立而不欺不愧者其備如此雖天地神明我斯天地神明已豈又䘏䘏於諸餘哉世衰道隱士心險惑稔慝自危則區區於禍福以壯其毒聞古之用幣以禮神祇後之罪士為多則假之以請禱禳祈假之不已則翻楮代焉而弗支是

故罪者滿世而莫救其非肅肅鄧州唯道之繇識起超於衆謬行不徇於時流孰巫祝之足因而禧祥之苟求蓋清修而不愧則萬福之來酬是何楮鏹之不然而名位之優優鳴虖豈弟君子求福不回誰其嗣之宋有人猗

宋文鑑卷七十四